

再論原始佛教及其聖典集成

蔡惠明

印順老法師在他新著「印度佛教思想史自序」中寫道：

「深信佛教於長期之發展中，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。……我對印度佛教史的論究，想理解佛法的實義與方便，而縮短佛法與現實佛教間的距離。方便，是不能沒有的；方便適應，才能有利於佛法的弘布。然方便過時而不再適應的，應有『正直捨方便』的精神。闡揚佛法真義，應用有利人間，淨化人間的方便。希望誠信佛法的讀者，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流變中，能時時回顧，不忘正法，為正法而懷念人間的佛陀！」「質變」是印度佛教的致命傷。公元十二世紀末，印度佛教逐漸地沒落消失了！義理高深的「大乘佛法」、神通廣大的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對當時佛教的衰亡，顯然無能為力。「秘密大乘」是適應印度神教，取象於夜叉王國而形成的。印度神濕縛天，天后烏摩，別名千手千眼，後來都成為觀自在菩薩的化身。密咒和手印，也是後世佛教從印度神教引進的通俗法門。「秘密大乘佛法」是晚期印度佛教的主流，創發、弘傳、盛行於印度東方，達八百年。傳說中得大成就、得大神通的為數不少。但在伊斯蘭軍隊的摧殘和印度神教的攻擊下，迅速地

衰亡了。這一歷史教訓是深刻的。說明佛法的世間弘布，不能沒有方便，以適應當時社會及人民的需要。但隨着時代的變遷，方便不再適應了，就得有「正直捨方便」精神予以揚棄，依「有利人間、淨化人間」的原則另設新的方便。固果故步自封，因循坐誤，那不符合佛教「隨緣」的教義。佛法是因人而置，一切都是適應眾生的佛法啊！

在「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」中，印老將流傳世間的一切佛法，分為「佛法」、「大乘佛法」、「秘密大乘佛法」三類。「佛法」是：在聖典中，還沒有大小乘對立；在佛教史上，是佛滅後初五百年的佛教。從釋尊的入滅，到還未出現部派分裂這一時期，稱為原始佛教。對於佛法的研究，原始佛教是最主要環節。佛陀自身沒有著作，他金口所宣的聖教，佛弟子也沒有當場記錄。佛法也不只是佛說的：以教來說，佛說以外，有弟子所說的，有弟子間互相對論的，有佛略說而弟子廣為分別的，還有佛滅度後弟子所說的。在最初的結集中，經過誦出、共同審定、編成次第的程序，由「多聞第一」阿難與「持律第一」優波離分別誦出經、律。最早的集

經是「四阿含」，集律為「二部毘尼」、「毘度」等。一般說來，聖典是佛法，源於佛陀的自證，而為人宣說出來。其實，佛法不是口說。聖教量屬於佛陀自證的境地，是無可論究的。至於聖典的內容，有教說、制度和佛的生活情況。教說是佛的「言教」。律是僧團共同遵守的制度，這裏面就有佛的「身教」。如來身、口、意三業的示現，約特殊的事例稱為「三業輪」（或三示導）。可見佛陀的教化，體現他的三業德用，引導人們皈信佛法，依教修行。所以說佛法不只是佛陀的言教，也含有他的身教。

原始佛教初階段，離佛不遠，對佛法是有一種明智合理的看法。佛法不只是說的，也不限於佛的。所以「阿含經」集錄了佛弟子所說，連佛滅後弟子所說的也兼收並蓄。律部中的「經分別」，對於「學處」的「文句解說」、「犯相分別」，也只是分別，並不解說聖教。但後來由於離佛日遠，又因傳承和見解不同，這一明智合理的看法終於變了。據「般泥洹經」記載，佛滅度後不久，大迦葉遴選五百碩學僧衆在王舍城進行第一次結集，就確定了「阿含經」的基本內容，但在阿育王前尚未經編輯。直到部派佛教時期，才陸續系統地經過整理。約公元前一世紀寫成文字，按經文長短，北傳佛教分為「長阿含經」、「中阿含經」、「雜阿含經」和「增一阿含經」四經。南傳佛教則分「長部」、「中部」、「相應部」和「增支部」和「小部」，合稱「五部尼柯耶」。在「阿含經」中，弟子所說而能傳誦於教界，受到大眾審定而集入聖典的，都是當代的大德長老。他們是見佛所見，證佛所證的，所以能與佛說受到同樣的尊重。不過佛弟子所說，與說者的個性、興趣、習性、思想方法，是有一定的聯係和影響。在佛弟子的師承傳授中，後來成為思想流派淵源之一。枝蔓也就越多。

在相應部的「有偈品」中，還有諸天、夜叉等說，這些多數不

屬於僧伽內部的傳誦，而是來自民間。佛法普及社會，與民間原有的信仰融合，顯現佛法的超越，在佛教界傳誦。雖然這部分所說的佛法缺乏分別精嚴的特色，但大多數是通俗的、簡要的、直覺的，因此在結集中，經過大眾的共同審定。還是被承認採納了。「佛法」的最初分化，主要是戒律問題。隨後由於思想和各地區的民族文化、語言、風俗等差異而一再分化。在這當中，「本生」故事流傳增廣，對後來的「大乘佛法」的興起有很深的影響。「本生」是把王、民、天、鬼、鳥、獸、蟲、魚等各種印度民間故事的主角，推為釋尊的過去。由於「本生」的傳說，菩薩因而也有天、鬼與畜生的，天菩薩在經典中出現，甚至勝過人間聲聞賢聖，並在天上成佛。這樣的解說適合世俗迷情，却把人間勝過天上者解脫之道。還有，原始佛教釋尊對煩惱是呵斥的，指出煩惱是生死的原因，勸告弟子捨斷煩惱，先得法住智，後得涅槃智，以無漏智得解脫。但「大乘佛法」則說煩惱即菩提，「菩薩不斷煩惱」，導致佛教界有「大乘非佛說」和稱「原始佛教」為「小乘佛教」的對立。另外，本來不許造像，但由於彫塑文化的發達和一般信衆的要求，佛像終於逐漸流行而取代了舍利塔的崇拜。原始佛教以破除神權與階級制、祭祀與咒法，把人類的合理生活，確立於社會關係、彼此應盡的義務上，顯出了「人間佛教」的特色。釋尊是現觀緣起而成佛的。他依緣起說法，弟子們也依緣起（及四諦）得到解脫。所以在「佛法」中，緣起是最普遍的法則。依緣起（或四諦）而修行的，在家或出家的佛弟子次第進修，到達究竟解脫的境地——四聖果。「佛法」不是重信仰的、他力的、神秘的、也不只是學問的，而是從現實人生着手的正道，從正道的修行中得到解脫。聖道的內容，主要有七類，即戒定慧三學、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以及四念處、四正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等三十七菩薩分法。其中根本的是八正道。但隨着初期「大乘佛法」的興起，

念佛求往生佛國，懺悔前世業障的法門也蔚然成風。「佛法」的懺悔是在僧團之中懺悔當前所犯的過失。大乘的懺悔則是在十方一切佛前悔現生和過去世的惡業，進而強調念佛可以消除惡業，帶業也可以往生佛國。

關於四部阿含的內容和次第，我曾作專文介紹，需要補充的是，南傳巴利文經藏多了個小部。斯里蘭卡所傳的共十五部。就是：一、「小誦」。二、「法句」。漢譯的有吳天竺沙門維祇難等譯的「法句經」，二卷。西晋法炬、法立等譯的「法句譬喻經」，四卷。姚秦竺佛念譯的「出曜經」，三十卷。趙宋天息災譯的「法集要頌經」，四卷。三、「自說」。四、「如是語」。漢譯有唐玄奘譯的「本事經」，七卷。五、「經集」，內分蛇品、小品、大品、義品、波羅延(彼岸道)等五品。漢譯有吳支謙譯「佛說義足經」二卷。此經附有說偈因緣，與銅牒部所傳是同系別派的誦本。六、「天宮事」。七、「餓鬼事」。漢譯有漢安世高譯的「佛說鬼問目連經」，晋法顯譯的「佛說雜藏經」、東晋失譯的「餓鬼報應經」。八、「長老偈」。九、「長老尼偈」。十、「本生」。銅牒部所傳的「本生」，搜羅極廣，是部類最大的一冊。北傳佛教「本生」都附在經律中，沒有那樣完備的部類。集錄部份而流傳的，有吳康僧會譯的「六度集經」，八卷。晋竺法護譯的「生經」，五卷。東晋失譯的「菩薩本行經」，三卷。十一、「義律」。有「大義釋」、「小義釋」二部分。十二、「無礙解道」。十三、「譬喻」。分：「佛譬喻」、「辟支佛譬喻」、「長老譬喻」、「長老尼譬喻」等四類。其中「長老譬喻」漢譯有相當部類，如西晋竺法護譯「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」。十四、「佛種姓」。十五、「所行藏」。可見「小部」在漢文藏經中雖然有缺，但別本還是不少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「小部」中的「法句」，為策勵學衆，精進向道

，富有感化激發力量的偈頌集，受到佛教界的普遍重視。南朝僧祐「出三藏記集」載：「其在天竺，始進業者，不學法句，謂之越叙。此乃始進者之鴻漸，深入者之奧藏也。」在說一切有部中，「法句」又稱爲「優陀那(譬喻)」。法藏部的「四分律」卷五十四，作「法句經」。「長阿含經」卷三也同。吳支謙在他的「法句經序」中說：「法句經別有教部，有九百偈，或七百偈，及五百偈。……五部沙門，各自鈔采經中四句六句之偈，比次其文，條別爲品。」漢譯「出曜經」，也是「法句」的譬喻集。出曜，是「優陀那」的意譯。僧叡在「出曜經序」中說：「錄其本起，繫而爲釋，名曰出曜。出曜之言，舊名譬喻，即十二部經中的第六部。」還有「小部」的「譬喻」，主要是「長老譬喻」——佛弟子們自說。叙述過去生中的因行，經歷多生多劫，而得現果，終於在釋尊的法會中，出家修行，證得究竟的漏盡解脫。他們在三寶功德中不患退墮，也不用急求現生的證得。這一佛化世間的精神，後來成爲「大乘佛法」他力思想的源泉。

綜上所述，可見原始佛教的聖典集成，分爲「法」與「律」，也就是「經藏」與「律藏」。「法」集成了「四部阿含」，「律」成立了「波羅提木叉經分別」。大眾部的「律藏」組織，代表了當時的形態。屬於小部的「優陀那」——「法句」、「本事」都傳誦於佛教界。佛弟子說的偈頌，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也有多少共同的傳誦。這一階段，從佛入滅起，到公元三百年左右，部派分立尚未形成，就是原始佛教時期。大眾與上座部分立後，上座部系聖典中出現「阿毘達磨藏」，就是五根本論：自相、共相、相攝、相應、因緣的成立。「阿毘達磨」本意爲對法，是對教法解釋的一種法門。釋尊住世時，弟子間廣泛應用，得到佛的印可。它的形式有時以法數分類，有時以諸門解析，而成定式。從部派佛教上座部分出的說一切

年，台灣三峽鎮。一一五頁及二七六頁。

⑭ 演培：《金光明經空品講記》（《金剛經概要》附錄），菩提學社，一九八八年，香港。一〇八至一〇九頁。

⑮ 馬祖毅：《中國翻譯簡史》，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四，北京。六五至六六頁。

⑯ 關泰和：《英譯阿毘達磨俱舍論與徹爾巴斯基譯的比較》，載《法相學會集刊》第二輯，香港佛教法相學會，一九七三。三頁。又二至三頁。

⑰ 此等論文由許智銘彙編成《內弘明集》，一九八三年內明雜誌社出版。卷首一頁。

⑱ 竺摩：《維摩經講話》，菩提學社，一九八八，香港。三六五頁。

⑲ 此書有珠林出版社影印原刻本，民國六十五年，台北。引文見一七〇頁。

⑳ 譯本題 Cheng Weishih Lun—The Doctrine of Mere-Consciousness，成唯識論出版委員會，一九七三，香港。

㉑ 法譯本題 Le Vinapimatrāsiddhi，巴黎 Rene Chanot 出版，一九二八。

㉒ 俞樾：《春在堂隨筆》卷九，此據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，一九八五。三〇頁。

㉓ 葛維均：《智顛解經二誤》，載《世界宗教研究》一九八八年第三期，北京「中國社會科學院」界宗教研究編輯部。一三七至一四一頁。

㉔ 林顯庭：《由八千頌般若「菩薩修勝慧戒為邪魔所亂」一段看漢譯諸家譯筆的得失》，載《鵝湖》四卷七期（一九七九年一月），鵝湖雜誌社，台北。三〇至卅五頁。

㉕ 熊十力：《摧惑顯宗記》，台灣學生書局重印，民國七十七年，台北。一一頁。

（上接第36頁「再論原始佛教及其聖典集成」）

有部，以阿毘達磨為立論依據（後來被稱為小乘，但初時不存在這一名稱）。當時有二種情況：（一）諸派並未未有阿毘達磨。舊傳（如真諦的「部執異論」、義淨的「南海寄歸傳」等）小乘分裂十八部，後屢有分合，最終形成四大宗的對峙。各派間如大眾部本不認佛說有不了義經，經說既詳，解經的阿毘達磨就無關輕重，因此很少提及。晚出的正量部等也共用一種阿毘達磨，大體無所改作。（二）龍樹時代流行的阿毘達磨有三類：一為身義毘曇，身謂「發智論」，義謂大毘婆沙；二為分毘曇，即六足，謂「品類」等六論；三為舍利弗毘曇，傳是佛弟子舍利弗所作。「大智度論」對此均有記載。大小乘最初的交趾歷歷可見。其中身義毘曇與六分屬說一切有部，被認為「小乘部」。舍利弗毘曇則屬大眾部。以後所集成的聖典，均被稱為「大乘經」。顯然這種分法也只是一種方便。把「阿含經」劃分為小乘經總名，更是荒唐無稽，沒有任何根據。現在是把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的時候了。

原始佛教聖典——經與律，與一般公認的三藏，在聲聞弟子的傳授弘揚中，並非聖典的全部，只是初期傳誦的集成。但這些原始部份，有時、有地、有人、有事充滿現實感。釋尊所說的法分類為蘊、處、緣起、食、諦、界、菩提分等，切實可行。他所制的戒和律依內容分為五篇，就是出家弟子每半月所誦的「戒經」。離佛的時代漸遠，聖典現實性漸淡，而理想成分却相對地漸濃。可以說每一時期的聖典，都代表着這個時代的佛教。原始佛教傳下來的聖典數量，約為現在「大乘經」的四與一之比。台灣佛教界正推展「還歸佛陀時代」的活動，這是非常適時的。希望由此掀起弘揚原始佛教，研究「阿含經」的新高潮！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！